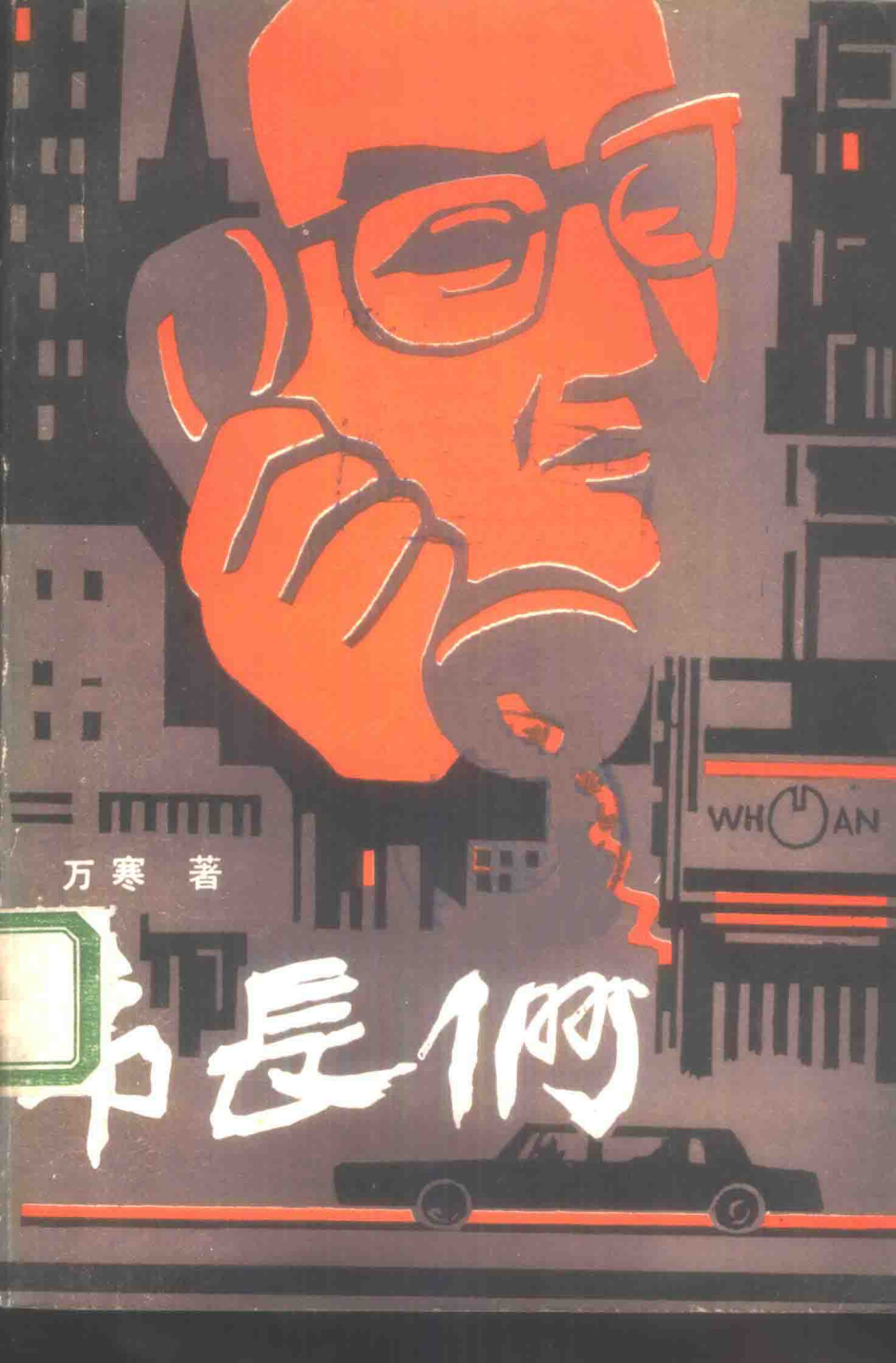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万寒 著

市长个

市长们

万 寒 著

市长们

Shizhangmen

万寒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18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8 印张：10% 插页：3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600

责任编辑：鲁野 插图：安迪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 责任校对：陈文本

统一书号：10158·892 定价：1.65元

献给

改革浪潮中的
市长们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由《市长的春天》、《市长的夏天》、《市长的秋天》和《市长的冬天》四部中篇小说组成的系列中篇小说集。作者紧紧抓住拨乱反正、整顿改革中一些最敏感的社会问题，通过对市长们的工作、爱情和家庭生活中所发生的矛盾冲突的描述，塑造了几位忠诚党的事业、勇于探索、锐意改革、无私无畏的新时期市长的艺术形象；同时也揭示了改革中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和复杂斗争。作品中正反两种势力的生死搏斗十分尖锐，各类人物的性格冲突也异常复杂。这些作品在刊物发表后曾受到了各方面的赞许和欢迎。



万寒，山东章邱人，一九三六年生，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。一九五七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毕业后长期在基层劳动和工作，先后当过教员、职员、采购员、木工、装卸工和更夫等。一九七九年以小说《大地上的芭蕾》获吉林省国庆三十年征文一等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专业作家。出版有中篇小说集《丁香公园疑案》《不漏的网》及一组反映地质战线生活的中篇小说《五角十二面体》《夸父峰下》等。

目 录

市长的春天.....	(1)
市长的夏天.....	(137)
市长的秋天.....	(207)
市长的冬天.....	(265)



市长的春天

打了春，莫欢喜，
还有四十天冷天气。

—— 民谚

序幕 白桦林里的金十字架

“停一停！”

车子刚刚驶进省城郊区的地界，出N县县城后就一直靠在椅背上打瞌睡的佟副市长，睁开眼睛说。

调市政府车队不久的司机小杜，开着一辆崭新的北京吉普，载着上任不满四个月的副市长，在苍 茫暮 色中 急驰 回城。小杜用很短的时间就摸透了这辆新车的脾气，但要了解这位沉默寡言的新领导的脾气，可就不那么容易了：堂堂副市长，完全有资格坐进口轿车，可偏偏要换一辆北京吉普，这都是“哪到哪”（东北土语：怎么回事）呢？他想。

每次下乡回来，只要经过这片桦树林，副市长都得下车，在白桦林中站上片刻，不管是下雪也不管是刮风……小杜换挡减速，踏下闸阀，吉普车一声呻吟停在路旁。

佟副市长钻出车门，对着暗红的落霞舒展了一下身躯。可能由于光线折射的缘故，小杜扭头向西看，觉得他的身影显得 格外高大，象是在广袤的背景上，树起一尊巨大的青铜像；他向前走去，又变成衬在赭红色幕布上的一幅褐色剪影。

他将散披着的棉大衣向上耸了耸，疾步走向公路西边的

树林。

那是一片洁白的桦树林，经过一个冬天风雪的搏击，枝条黝黑了，树干斑驳了，但从远处看去，整片树林的颜色还是白花花的，和地面上的残雪一起，被夕阳的余辉渲染着，照耀着，一阵阵闪动着娇红的光采。

他那一双穿着翻毛高统靴的大脚，踩得结着硬壳的积雪和干枯的草茎喀嚓喀嚓响，渐渐走近树林。

白桦林！多么熟悉的白桦树防护林带呀！

在我们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岁月里，佟副市长还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——人字呢的，肩上还有两个钉肩章的扣眼，带领着三千多人的造林大军，在苏联专家组的协助下，播下了我国第一个总长达四千公里的防护林带。

佟副市长在心中默念：白桦林哪！我象关怀孩子那般关怀你，象爱抚妻子那般爱抚你。几十年来我眼见你由娇嫩的幼苗，长成亭亭玉立、风姿绰约的白衣少女……

仿佛一位白衣少女，坐在他前面！佟副市长突然想起——

那是在一九五三年，他第一次坐飞机从空中检阅自己的白桦林。乘坐的是一架很原始的双翼飞机，舷窗很小，他把脸紧紧贴到玻璃上，眼睛一眨也不眨。

在北中国黑色的土地上，越过山峦，越过江河，一缕缕，一行行，戴着绿冠的圣洁的白桦，婆婆起舞着，初成长阵，画出方格，似一张绿色的网……

“哦——”他喊出声，忍不住眼睛里的热泪。

一个女人也挤在窗孔边向下眺望，被他的感叹声惊动，

回转身盯住他挂着泪珠的脸。他为自己的忘形发窘，慌张地拭泪。她赶紧掉过头去，一晃间，他看见一个白衣少女，她嘴角上会意、赞许的微笑还没消散……

佟副市长走进桦林深处，在两棵粗壮的桦树中间停住脚，伸手抚摸种植在那里的一棵幼松。这株常绿乔木夹在白桦间非常显眼，在一片银辉的衬托下，浓绿的针叶显得更苍翠、更峭拔。显然，这是不久前补种上的，移植时根、茎部位缠绕的草束还没拿掉，树冠下拉出四根草绳，固定在四周四棵粗壮的桦树树干上，以防被冬季的狂风吹倒。

这棵幼松是佟副市长去年秋天离开这里时亲手栽的，它成活了，熬过了漫长的寒冬，骄傲地昂起头，迎接缓缓走来的春天。

佟副市长靠到白桦树上。白日里能把积雪表层吹化、吹粘的风，到了夜间又饱含了余冬的威烈，扑打他的衣角，衣角被卷起来，掩盖住白色的树干，象是要遮护它，替它抵御夜风送来的春寒。

佟副市长继续沉思：白桦树！你这亭亭玉立、风姿绰约的白衣少女啊，自从我们相识那天起，我就无时无刻不遮护着你、保护着你、爱护着你呀，用我火热的胸膛，用我满腔的热血，用我全部的生命！

风从渐渐昏暗的枝条空间掠过，飒、飒、飒……象低声叹息，象柔声细语。佟副市长脑海里继续浮现着一幕幕时而缥缈不定，时而又清晰真切画面：

“你……你也是‘东营’（东北防护林营造指挥部的简称）的吗？哪个省的？”他拭去泪水尴尬地问。

“刚从林学院毕业，分配到东北来的，还没去J省报到哩，这不，白套衫还是刚刚在沈阳领来的哩！”那个白衣少女扭过头冲他一笑。只有真正的欣喜、最大的满足，才能笑得那么真情、那么甜美。

在机舱中，他们谈了很多，很多，谈蓝天，谈白云，谈宇宙，谈绿色的生命，但主要谈树，谈地面上如丝如缕、绵延不绝的防护林带。他们喁喁而谈，但声音必须压倒飞机引擎的轰鸣。在一千多公尺的高空中，同舱人都不曾理会，要是在地面上……

“要是在地面上，足可以给三千人上大课不用装麦克风！”

后来，一回忆他们的相识，她总爱这么说，一边还笑弯了腰……

西天上最后一抹红霞隐去了，防护林投到地上的阴影飘散开、扩展开，整个田野都笼进淡紫色的夜雾中去了。桦树林里却闪着青光，白桦树干和残雪相互辉映，象是泛着银白的月色。气温急剧下降，白日里初融的残雪又在结冻，而且越冻越坚实，一阵阵轻微的炸裂声，是冰层在紧缩、聚拢时发出的脆响。风虽平息下来，但更觉寒气袭人。佟副市长和那棵白桦树靠得更紧，衣角仍旧掩盖着洁白的树干。他是拥抱那棵白桦，还是拥抱回忆中的亲人？

她的愿望实现了，到底成了一名林业专家，整天和那些曼声轻唱、窃窃私语的伙伴厮守在一起；他的愿望也实现了，防护林带最终造成，同时，还赢得了她的爱情，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！他们，他们的爱情，他们的防护林，他们

的白桦树，同年轻的共和国一起成长。

佟副市长是偏爱这棵白桦的，他一直偏爱着它。那时，它还很幼小，很稚嫩，她一个人对着它流眼泪，因为它的叶片突然落光了，她这个新中国第一代林学家竟然束手无策，找不出病因。他悄悄来到她身边，没说一句宽慰的话，只是紧紧握住她的手，她感情的激流一下子找到了出口，大声哭泣着，第一次扑到他的胸膛上……不久，他们结婚了，那是一九五四年美丽的春天。

她又苦苦钻研了三年，到底找出了它的病因，发现了危害桦树生长的北满病原体，挽救了北半球大片大片的白桦林……

二十年后她却死在这里了，只有一个人，面对宽厚、仁慈的乡民，呼唤着丈夫和女儿的名字，离开人世，静悄悄地长眠在桦林深处。

四根草绳拉住一棵幼松，紧紧地缚在四周大树上，牢牢扎进黑色冻土里，在清冷的星光下，闪烁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……

佟副市长深深吸了口清冽的空气，又徐徐吐出，转身看远处被林带围裹着的那座村庄，三百屯的灯光在烟雾中跳荡，隐约传来一声声犬吠和马嘶。佟副市长想：乡亲正围坐炕桌四周吃晚饭吧，屋里飘荡起粘豆包，酸菜汤，还有新炸的辣椒油的辛辣的香味吧；女儿正在端饭、端菜侍候她那个双目失明的婆婆，侍候她劳累了一天、憨厚的丈夫吧……不能去了，今天又不能去了，晚上必须把几天来的调查弄出个头绪，抓住症结。

佟副市长走出桦树林，坐进吉普车，轻声说：“走吧，回去。”

司机小杜从倒车镜里看了他一眼：又和每次一样，从那片树林里回来眼睛就亮得异常，象有泪花在闪动。他一声没吭，发动了汽车，向远处万家灯火的省城疾驰。

车前两只大灯打开了，灯光象两支光芒四射的长剑，随着汽车的颠簸、摇荡而挥舞，大概是在和黑暗中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决斗吧？

第一章 “三菱”里跳出个大汉来

车子驶进市区，小杜猛然减速，佟副市长觉得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拉着他俯身向前。

“红灯挂得太低了，让土堆挡住，好险没……”小杜嘟哝着埋怨。

这里不是市中心，路灯很昏暗，而且相距甚远，路面黑沉沉的。佟副市长仔细看，才看清前面不远处影影绰绰有一座高土堆，土堆后面隐隐约约透出红光。

“路面又掘开了！七七年铺的柏油路，两年不到掘开了三回，下电缆，敷水道，修防空洞……这次又不知是搞什么名堂。就这么铺了扒、扒了铺，一个劲地来回折腾！”司机一面倒车拐进另一条马路，一面发着牢骚。

望着小伙子的侧影，佟副市长想：他用了“折腾”这么一个字眼儿，挺有意思的。

佟副市长无声地苦笑了，继续沉思：我们在不断的折腾中，变得越来越聪明了。是啊，聪明人就不能再折腾了，或者尽量少折腾、小折腾、力争不折腾……

车子驶到主要街道，新装的碘钨灯被细长的灯竿挑上半空，青虚虚的灯光洒满路面，并疾速涌进吉普车的漆布车篷

里。小杜没转头，只用余光就能看见佟副市长那十分秀气，因而显得还很年轻的嘴角上，又浮起一个神秘的微笑。好个怪人！小杜想：你动不动就这么一个人偷偷地笑，刚刚用那双微微眯缝着的眼睛观察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然后就这么笑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想到了什么？哼，不会有挺有意思的事儿，你不要进口高级卧车，偏要换这么一辆北京吉普，下乡还将就，一回城里，又难看、又没速度……

后边响起悦耳的和音喇叭声，小杜不用往倒车镜里看就知道：三菱L200型高级卧车！他将北京吉普往边儿上靠了靠。

一辆低矮的轿车从左边一擦而过，留下一道耀眼的蓝光。蹿到前面立即又减速，象要停车。

“这是扯什么景儿！”小杜急刹车，生起气来，用俚语骂了一句，推开车门。只见前面车门开处，跳下一个彪形大汉，挥着双手，径直向吉普车跑来。

“我的眼力如何？从车后就能判断出是你，一擦边就能看清你的面孔，我是个福尔摩斯！”

又胖又高的“福尔摩斯”，三步两步抢到吉普车边，大呼小叫地拉开车门，扯住佟副市长的膀子回身就走。

“好家伙，是你！”佟副市长怔了怔，眉开眼笑了，推开他的手揉着肩膀头说：“还福尔摩斯哩，差点撞扁了我的鼻子。看看我们小杜师傅嘴撅得有多高，他八成在想：我怎么没给你这‘福尔摩斯’来个‘追尾’哩！哈，哈，哈……”

两个人拉起手站在车门边儿放声大笑。好在已经是黑夜，行人、车辆都很稀少。